

名

家

藏

書

此卷乃宋王羲之
所書之蘭亭序也
其筆法之精妙
非他書所能及
也

名家藏書



啓功題籤



華夏藏書大系

名家藏書

第壹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名家藏书/聂明主编—北京：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2001. 4

(华夏藏书系列)

ISBN7-81056-520-6

I. 名… II. 聂… III. 古籍—汇编—中国 IV. Z4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1490 号

书 名 名家藏书

主 编 聂 明

责任编辑 张 山

出 版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(地址：北京中关村南大街 电话：68472815 68932218)
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区华龙印刷厂印刷

开 本 850×1168 (毫米) 1/16

印 张 240 印张

字 数 3400 千字

印 数 1000 册

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7-81056-520-6/Z·6

定 价 1660.00 元 (全六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前言

华夏文明源远流长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。五千年来层层积聚、沉淀，最后升华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奇异力量，渗透在我们呼吸的空气里；息养的水土里；历游的山川中，时时刻刻都在无声中滋养着我们的心灵和思想：《尚书》闪耀着原始民主的色彩；《周易》高扬着革故鼎新的精神；《汉唐盛世》让世界为之瞩目，《四大发明》令国人为之自豪……这一切令华夏儿女心潮激越，携手并肩去捍卫和平，去追求幸福；令炎黄子孙无论遇到多大的灾难都能够自尊自爱，自强不息地凝聚在一起，共同去面对不幸，共同去抵御外侮外侵。正是这种民族文化凝结的奇异力量，才使得中华民族延绵几千年生生不息，正是这种深厚的文化沉积，才使得我们的民族更加充满思考的理性，正是这种巨大的文化潜能，才使我们的民族越发充满生机和活力。

屈辱的近代，中华民族惨遭西方列强宰割和蹂躏，大好河山满目疮痍，失落和彷徨后我们共同地发出愤怒的呐喊，经过几代人前仆后继的探索和奋斗，最终让我们明白这样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：一个优秀的骄傲的民族，必须继承和发扬本民族光辉的传统文化，这个民族才可能延续、发展，如果摒弃了一脉相承的民族传统文化，就必然会丧失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力，就会失去立足的支点和前进的动力，就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

在新的世纪里，随着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逐步加深，各国政府都加大了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、研究和开发的力度，藉此来抵御不良思潮的侵袭，加强本国人民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，尽展独特的风姿，融入世界大家族的怀抱。

作为世界上历史最古老、文明最悠久的伟大民族之一，中华民族对民族文化遗产尤为看

重，对文化典籍的保护、研究和开发更是不遗余力。在新的经济时代里，大力弘扬民族文化，秉承文化传统，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冷静的思考，正确地认识和选择，静中应变，既适应潮流而又不迷失自我，而且能够淳化世风，涤净心灵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，更重要的是她能够振兴民族精神，凝聚民族力量，使整个中华民族血脉相通、紧密相连，共同走向团结、富强、光辉灿烂的明天。

为了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，我们从瑰丽璀璨的文化宝库中精选出二百多部各个门类的经典之作，编辑成这部《华夏藏书》大系，所选典籍皆凝聚着先哲圣贤的思想和智慧，构建成中华民族的精神主体，塑造着民族的灵魂与性格。他们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与未来都产生着至为深远的影响。在编纂的过程中，我们参考了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三大丛书：《永乐大典》、《四库全书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编选篇目，这三部巨著规模宏大，卷帙浩繁，汇聚了中国大量古籍，采录广博、内容丰富、考订精深、编次有序，为整理保存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做出了重大贡献。本部大系撷取了三大丛书的精华，又补三大丛书之不足，收书范围远远超过《四库全书》等此类丛书，收录了三大丛书拒不收载和不及收载的一些重要学科典籍，如佛学、戏曲等。同时收录了清乾隆年之后的作品，如曾朴、李宝嘉等人的著作。另外，我们在编选过程中多方征求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，更为重要的是，近现代国学大师的推荐书目是本部大系选目的主要依据，如胡适先生《中国国故丛书》的书目、顾颉刚应孙伏园之请为《学报副刊》开列的书目、梁启超的《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》、章太炎的《中学国文书目》，以及汪辟疆、鲁迅、钱穆等人开列的书目，此外还有北京图书馆编印《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》的书目和屈万里在台湾出版《古籍导读》一书的书目等等。总而言之，凡中国古籍中各门类的精粹之作、经典之作，一律采录，使得本部大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，前无古人的华夏藏书。

同时，本部大系在体例上突破了传统的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分类的方式，细分为六大部类，分类明晰，科学严谨。

在编纂过程中，我们全体编辑人员，怀着满腔的热忱，崇高的使命感，多方搜集资料，精心甄选篇目，细心标点校对，以出此力作。诚望为弘扬民族文化，光大华夏精神献出应尽的绵薄之力。但由于水平有限，难免有疏漏之处，敬请有识之士不吝赐教。

本书编委会

辛巳年叁月

华夏藏书

目 录

第三部 名家藏书

第一卷

容斋随笔	(一)
摄养格致论	(四二三)
墨子	(四五三)
盐铁论	(五五一)

容斋随笔五集总序

容斋随笔

宋 洪迈

知赣州寺簿洪公偁，以书来曰：『从祖文敏公由右史出守是邦，今四十余年矣。偁何幸远继其后，官闲无事，取文敏随笔纪录，自一至四各十六卷，五则绝笔之书，仅有十卷，悉舂木于郡斋，用以示邦人焉。想像抵掌风流，宛然如在，公其为我识之。』

仆顷备数宪幕，留赣二年，至之日，文敏去才旬月，不及识也。而经行之地，笔墨飞动，人诵其书，家有其像，平易近民之政，悉能言之。有诉不平者，如诉之于其父，而竭其所欲者，如渴之于其母。后十五年，文敏为翰苑，出镇浙东，仆适后至，滥吹朝列，相隔又旬月，竟不及识。而与其子太社樾，其孙参军偁，相从甚久，得其文愈多，而所谓《随笔》者，仅见一二；今所有大半出于浙东归休之后，宜其不尽见也。可以稽典故，可以广闻见，可以证讹谬，可在膏笔端，实为儒生进学之地，何止慰赣人去后之思。仆又尝风陈日华，尽得《夷坚十志》与《支志》、《三志》及《四志》之一，共三百二十卷，就摘其间诗词、杂著、药饵、符咒之属，以类相从，编刻于湖阴之计台，疏为十卷，览者便之。仆因此搜索《志》中，欲取其不涉神怪、近于人事、

資鑒戒而佐辯博、非《夷堅》所宜收者，別為一書，亦可得十卷。俟其成也，規以附刻于章貢可乎？

寺簿方以課最就持宪节，威行溪洞，折其萌芽，民实阴受其赐。愿少留于此，它日有餘力，则經紀文敏之家，子孙未振，家集大全，恐驯致散失，再为收拾实难。今《盘洲》、《小隐》二集，士夫珍藏墨本已久，独野处未焉，寺簿推广《随笔》之用心，愿有以亟图之可也。嘉定壬申仲冬初吉，宝谟阁直学士、太中大夫、提举隆兴府玉隆万寿宫临川何异谨序。

容齋隨筆卷第一 二十九則

予老去习懶，读书不多，意之所之，随即纪录，因其后先，无复詮次，故目之曰隨筆。淳熙庚子，鄱阳洪迈景卢。

欧率更帖

临川石刻杂法帖一卷，载欧阳率更一帖云：『年二十余至鄱阳，地沃土平，饮食丰贱，众士往往湊聚。每日赏华，咨口所须。其二张才华议论，一时俊杰；殷、薛二侯，故不可言；戴君国士，出言便是月旦；萧中郎颇纵放诞，亦有雅致；彭君摛藻，特有自然，至如《阁山神诗》，先辈亦不能加。此数子遂无一在，殊使痛心。』兹盖吾乡故实也。

罗处士志

襄阳有隋处士罗君《墓志》曰：『君讳靖，字礼，襄阳广昌人。高祖长卿，齐饶州刺史。曾祖弘智，梁殿中将军。祖养父靖，学优不仕，有名当代。』碑字画劲楷，类褚河南，然父子皆名靖，为不可晓。拓拔魏安同父名屈，同之长子亦名屈，祖孙同名，胡人无足言者，但罗君不应尔也。

唐平蛮碑

成都有唐《平南蛮碑》，开元十九年，剑南节度副大使张敬忠所立。时南蛮大酋长染浪州刺史杨盛颠为边患，明皇遣内常侍高守信为南道招慰处置使以讨之，拔其九城。此事新旧《唐书》及野史皆不载。肃宗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处置使。宪宗用吐突承璀为招讨使，议者讥其以中人主兵柄，不知明皇用守信，盖有以启之也。裴光庭、肃嵩时为相，无足责者。杨氏苗裔，至今犹连『晟』字云。

半择迦

《大般若经》云：梵言『扇搊半择迦』，唐言黄门，其类有五：一曰半择迦，总名也；有男根用而不生子；二曰伊利沙半择迦，此云妒，谓他行欲即发，不见即无，亦具男根而不生子；三曰扇搊半择迦，谓本来男根不满，亦不能生子；四曰博义半择迦，谓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；五曰留拿半择迦，此

云割，谓被割刑者。此五种黄门，名为人中恶趣受身处。据音丑皆反。

六十四种恶口

《大集经》载六十四种恶口之业，曰：粗语，软语，非时语，妄语，漏语，大语，高语，轻语，破语，不了语，散语，低语，仰语，错语，恶语，畏语，吃语，净语，□语，逛语，恼语，怯语，邪语，罪语，哑语，入语，烧语，地语，狱语，虚语，慢语，不爱语，说罪咎语，失语，别离语，利害语，两舌语，无义语，无护语，喜语，狂语，杀语，害语，系语，闲语，缚语，打语，歌语，非法语，自赞叹语，说他过语，说三宝语。

八月端午

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，以其日为千秋节。张说《上太衍历序》云：「谨以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献之。」《唐类表》有宋璟《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》云：「月惟仲秋，日在端午。」然则凡月之五日皆可称端午也。

赞公少公

唐人呼县令为明府，丞为赞府，尉为少府。《李太白集》有《钱阳曲王赞公贾少公石艾尹少公序》。盖阳曲丞、尉，石艾尉也，「赞公」、「少公」之语益奇。

郭璞葬地

《世说》：「郭景纯过江，居于暨阳。墓去水不盈百步，时人以为近水，景纯曰：『将当为陆。』今沙涨，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。」此说盖以郭为先知也。世传《锦囊葬经》为郭所著，行山下宅兆者印为元龟。然郭能知水之为陆，独不能卜吉以免其非命呼？「厕上衔刀之见浅矣」。

黄鲁直诗

徐陵《鸳鸯赋》云：「山鸡映水那相得，孤鸾照镜不成双。天下真成长会合，无胜比翼两鸳鸯。」黄鲁直《题画睡鸭》曰：「山鸡照影空自爱，孤鸾舞镜不作双。天下真成长会合，两凫相倚睡秋江。」全用徐语点化之，末句尤精工。又有《黔南十绝》，尽取白乐天语，其七篇全用之，其三篇颇有改易处。乐天《寄行简》诗，凡八韵，后四韵云：「相去六千里，地绝天邈然。十书九不达，何以开忧颜！渴人多梦饮，饥人多梦餐。春来梦何处？合眼到东川。」鲁直翦为两首，其一云：「相望六千里，天地隔江山。十书九不到，何用一开颜？」其二云：「病人多梦医，囚人多梦赦。如何春来梦，合眼在乡社！」乐天《岁晚》诗七韵，首句云：「霜降水返壑，风落木归山。冉冉岁将晏，物皆复本源。」鲁直改后两句七字，作「冉冉岁华晚，昆虫皆闭关」。

禹治水

《禹貢》叙治水，以冀、兗、青、徐、揚、荆、豫、梁、雍為次。考地理言之，豫居九州中，與兗、徐接壤，何為自徐之揚，顧以豫為后乎？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。冀為帝都，既在所先，而地居北方，實于五行為水，水生木，木東方也。故次之以兗、青、徐；木生火，火南方也，故次之以揚、荆；火生土，土中央也，故次之以豫；土生金，金西方也，故終于梁、雍。所謂彝倫攸叙者此也，與鯀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。此說予得之魏几道。

敕勒歌

魯直題《陽關圖》詩云：『想得陽關更西路，北風低草見牛羊。』又集中有《書韋深道諸帖》云：『斛律明月，胡兒也，不以文章顯。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，召明月作歌以排悶，倉卒之間，語奇壯如此，蓋率意道事實耳。』予按《古樂府》有《敕勒歌》，以為齊高歡攻周玉壁而敗，悲憤疾發，使斛律金唱《敕勒》，歡自和之。其歌本鮮卑語，詞曰：『敕勒川，陰山下，天似穹廬，籠罩四野。天蒼蒼，野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。』魯直所題及詩中所用，蓋此也。但誤以斛律金為明月，明月名光金之子也。歡敗于玉壁，亦非困于敕勒川。

淺妄書

俗間所傳淺妄之書，如所謂《云仙散錄》、《老杜事實》、

《開元天寶遺事》之屬，皆絕可笑！然士大夫或信之，至以《老杜事實》為東坡所作者。今蜀本刻杜集，遂以入注，孔傳《續六帖》，采摭唐事殊有工，而悉載《云仙錄》中事，自移其書。《開天遺事》托云王仁裕所著，仁裕五代時人，虽文章乏氣骨，恐不至此。姑析其數端以為笑。其一云：『姚元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，有步辇之召。』按，元崇自武后時已為宰相，及開元初三入輔矣。其二云：『郭元振少時美風姿，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婿，遂牽紅絲線，得第三女，果隨夫貴達。』按，元振為睿宗宰相，明皇初年即貶死，后十年嘉貞方作相。其三云：『楊國忠盛時，朝之文武爭附之以求富貴，惟張九齡未嘗及門。』按，九齡去相位十年，國忠方得官耳。其四云：『張九齡覽蘇頌文卷，謂為文陣之雄師。』按，頌為相時，九齡元未達也。此皆顯显可言者，固鄙淺不足攻，然頗能疑誤后生也。惟張彖指楊國忠為冰山事，《資治通鑑》亦取之，不知別有何据？近岁兴化军学刊《遺事》，南剑州学刊《散錄》，皆可毀。

五臣注文選

東坡詆《五臣注文選》，以為荒陋。予觀選中謝玄暉和王融詩云：『阡危賴宗衮，微管寄明牧。』正謂謝安、謝玄。安石于玄暉為遠祖，以其為相，故曰宗衮。而李周翰注云：『宗衮謂王導，導與融同宗，言晉國臨危，賴王導而破（符）「苻」堅。』

牧谓谢玄，亦同破坚者。『夫以宗衮为王，固可笑，然犹以和王融之故，微为有说，至以导为与谢玄同破（符）「苻」坚，乃是全不知有史策，而狂妄注书，所谓小儿强解事也。唯李善注得之。』

文烦简有当

欧阳公《进新唐书表》曰：『其事则增于前，其文则省于旧。』夫文贵于达而已，繁与省各有当也。《史记·卫青传》：『校尉李朔、校尉赵不虞、校尉公孙戎奴，各三从大将军获王，以千三百户封朔为涉轺侯，以千三百户封不虞为随成侯，以千三百户封戎奴为从平侯。』《前汉书》但云：『校尉李朔、赵不虞、公孙戎奴，各三从大将军，封朔为涉轺侯，不虞为随成侯，戎奴为从平侯。』比于《史记》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，然不若《史记》为林赡可喜。

地险

古今言地险者，以谓函秦宅关、河之胜，齐负海、岱，赵、魏据大河，晋表里河山，蜀有剑门、瞿唐之阻，楚国方城以为城，汉水以为池，吴长江万里，兼五湖之固，皆足以立国。唯宋、卫之郊，四通五达，无一险可恃。然东汉之末，袁绍跨青、冀、幽、并四州，韩遂、马腾辈分据关中，刘璋擅蜀，刘表居荆州，吕布盗徐，袁术包南阳、寿春，孙策取江东，天下形胜尽矣。曹操晚

得兖州，倔强其间，终之夷群，雄覆汉祚。议者尚以为操挟天子以自重，故能成功。而唐僖、昭之时，方镇擅地，王氏有赵百年，罗洪信在魏，刘仁恭在燕，李克用在河东，王重荣在蒲，朱宣、朱瑾在兖、郛，时溥在徐，王敬武在淄、青，杨行密在淮南，王建在蜀，天子都长安，凤翔、邠、华三镇鼎立为梗，李茂贞、韩建皆尝劫迁乘輿。而朱温区区以汴、宋、亳、颍藏然中居，及其得志，乃与操等。以在德不在险为言，则操、温之德又可见矣。

史记世次

《史记》所纪帝王世次，最为不可考信。且以稷、契论之，二人皆帝嚳子，同仕于唐虞，契之后为商，自契至成汤凡十三世，历五百余年；稷之后为周，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，历千一百余年。王季盖与汤为兄弟，而世之相去六百年，既已可疑，则周之先十五世须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年，又皆暮年所生嗣君，乃合此数，则其所享寿皆当过百年乃可。其为漫诞不稽，无足疑者。《国语》所载太子晋之言曰：『自后稷之始基靖民，十五王而文始平之。』皆不然也。

解释经旨

解释经旨，贵于简明，惟孟子独然。其称《公刘》之诗：『乃积乃仓，乃裹糗粮，于橐于囊，思戡用光，弓矢斯张，干戈戚扬，爰方启行。』而释之之词但云：『故居者有积仓，行者有裹

囊也，然後可以爰方扃行。『其稱《烝民》之詩：『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則，民之秉夷，好是懿德。』而引孔子之語以釋之，但曰：『故有物必有則，民之秉夷也，故好是懿德。』用兩故字，一必字，一也字，而四句之義昭然。彼訓『曰若稽古』三萬言，真可覆瓿也。

坤動也剛

《坤》卦《文言》曰：『坤至柔而动也刚。』王弼云：『动之方正，不为邪也。』程伊川云：『坤道至柔，而其动则刚，动刚故应乾不违。』张横渠云：『柔亦有刚，静亦有动，但举一体，则有屈伸动静始终。』又云：『积大势成而然。』东坡云：『夫物非刚者能刚，惟柔者能刚尔。畜而不发，及其极也，发之必决。』张葆光但以训六二之直。陈了翁云：『至柔至静，坤之至也。刚者道之动，方者静之（得）『德』，柔刚静动，坤元之道之德也。』郭雍云：『坤虽以柔静为主，苟无方刚之德，不足以含洪光大。』诸家之说，率不外此。予顷见临安退居庵僧昙莹云：『动者谓爻之变也，《坤》不动则已，动则阳刚见焉。在初为《复》，在二为《师》，在三为《谦》，自是以往皆刚也。』其说最为分明有理。

乐天侍儿

世言白乐天侍儿唯小蛮、樊素二人。予读集中《小庭亦有

月》一篇云：『菱角执笙簧，谷儿抹琵琶。红绡信手舞，紫绡随意歌。』白注曰：『菱、谷、紫、红皆小蛮获名。』若然，则红、紫二绡亦女奴也。

白公咏史

东坡《志林》云：『白乐天尝为王涯所谗，贬江州司马。甘露之祸，乐天有诗云：『当君白首同归日，是我青山独往时。』不知者以乐天为幸之，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？盖悲之也。』予读白集有《咏史》一篇，注云：『九年十一月作。其词曰：『秦磨利刃斩李斯，齐烧沸鼎烹郈其，可怜黄绮入商洛，闲卧白云歌紫芝，彼为菹醢机上尽，此作鸾凰天外飞，去者逍遥来者死，乃知祸福非天为。』正为甘露事而作，其悲之意可见矣。』

十年为一秩

白公诗云：『已开第七秩，饱食仍安眠。』又云：『年开第七秩，屈指几多人。』是时年六十一，元日诗也。又一篇云：『行开第八秩，可谓尽天年。』注曰：『时俗谓七十以上为开第八秩。』盖以十年为一秩云。司马温公作《庆文潞公八十会致语》云：『岁历行开九帙新』，亦用此也。

裴晋公楔事

唐开成二年三月三日，河南尹李待价将楔于洛滨，前一日

启留守裴令公。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，太子宾客萧籍、李仍叔、刘禹锡，中书舍人郑居中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，自晨及暮，前水嬉而后妓乐，左笔砚而右壶觞，望之若仙，观者如堵。裴公首赋一章，四坐继和，乐天为十二韵以献，见于集中。今人赋上已，鲜有用其事者。予案《裴公传》，是年起节度河东，三年以病丐还东都。文宗上已宴群臣曲江，度不赴，帝赐以诗，使者及门而度薨。与前事相去正一年。然乐天又有一篇，题云《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龙泉忆去岁禊洛之作》，是开成三年诗，则度以四年三月始薨。《新史》以为三年，误也。《宰相表》却载其三年十二月为中书令，四年三月薨。而帝纪全失书，独《旧史》纪，传为是。

司字作人声

白乐天诗，好以司字作人声读，如云：「四十著绯军司马，男儿官职未蹉跎」，「一为州司马，三见岁重阳」，是也。又以相字作人声，如云：「为问长安月，谁教不相离」是也。相字之下自注云：思必切。以十字作平声读，如云：「在郡六百日，人山十二回」，「绿浪东西南北路，红栏三百九十桥」，是也。以琵琶字作人声读，如云：「四弦不似琵琶声，乱写真珠细撼铃」，「忽闻水上琵琶声」，是也。武元衡亦有句云：「唯有白须张司马，不言名利尚相从。」

乐天新居诗

白乐天自杭州刺史分司东都，有《题新居呈王尹兼简府中三掾》诗云：「弊宅须重葺，贫家乏羡财，桥凭川守造，树倩府寮栽，朱板新犹湿，红英暖渐开，仍期更携酒，倚槛看花来。」乃知唐世风俗尚为可喜。今人居闲，而郡守为之造桥，府寮为之栽树，必遭讥议，又肯形之篇咏哉！

黄纸除书

乐天好用「黄纸除书」字，如：「红旗破贼非吾事，黄纸除书无我名」；「正听山鸟向阳眠，黄纸除书落枕前」；「黄纸除书到，青宫诏命催。」

白用杜句

杜子美诗云：「夜足沾沙雨，春多逆水风。」白乐天诗「巫山暮足沾花雨，陇水春多逆浪风」，全用之。

唐人重服章

唐人重服章，故杜子美有「银章付老翁」，「朱绂负平生」，「扶病垂朱绂」之句。白乐天诗言银绂处最多，七言如：「大抵著绯宜老大」，「一片绯衫何足道」，「暗淡绯衫称我身」，「酒典绯花旧赐袍」，「假著绯袍君莫笑」，「腰间红绶系未稳」，「朱绂仙郎白雪歌」，「腰佩银龟朱两轮」，「便留朱绂还铃阁」，「映我绯衫浑不见」，「白头俱未著绯衫」，「绯袍著了好归田」，「银

鱼金带绕腰光」，「银章暂假为专城」，「新授铜符未著绯」，「徒使花袍红似火」，「似挂绯衫衣架上」；五言如：「未换银青绶，唯添雪白须」，「笑我青袍故，饶君茜绶新」，「老逼教垂白，官科遣著绯」，「那知垂白日，始是著绯年」，「晚遇何足言，白发映朱绂」。至于形容衣鱼之句，如：「鱼绶白金随步跃，鹄衔红绶绕身飞」。

诗讖不然

今人富贵中作不如意语，少壮时作衰病语，诗家往往以为讖。白公十八岁，病中作绝句云：「久为劳生事，不学摄生道，少年已多病，此身岂堪老？」然白公寿七十五。

青龙寺诗

乐天《和钱员外青龙寺上方望旧山》诗云：「旧峰松雪旧溪云，怅望今朝遥属君，共道使臣非俗吏，南山莫动《北山文》。」顷于乾道四年讲筵开日，蒙上书此章于扇以赐，改「使臣」为「侍臣」云。

容齋隨筆卷第二 二十四则

唐重牡丹

欧阳公《牡丹释名》云：「牡丹初不载文字，唐人如沈、

宋、元、白之流，皆善咏花，当时有一花之异者，彼必形于篇什，而寂无传焉，唯刘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诗，但云「一丛千朵而已，亦不云其美且异也。」予按，白公集有《白牡丹》一篇十四韵，又《秦中吟》十篇，内《买花》一章，凡百言，云：「共道牡丹时，相随买花去。一丛深色花，十户中人赋。」而《讽谕乐府》有《牡丹芳》一篇，三百四十七字，绝道花之妖艳，至有「遂使王公与卿士，游花冠盖日相望」，「花开花落二十日，一城之人皆若狂」之语。又《寄微之百韵》诗云曰「唐昌玉蕊会，崇敬牡丹期。」注：「崇敬寺牡丹花，多与微之有期。」又《惜牡丹》诗云：「明朝风起应吹尽，夜惜衰红把火看」。《醉归盘屋》诗云：「数日非关王事系，牡丹花尽始归来。」元微之有《人永寿寺看牡丹》诗八韵，《和乐天秋题牡丹丛》三韵，《酬胡三咏牡丹》一绝，又有五言二绝句。许浑亦有诗云：「近来无奈牡丹何，数十千钱买一窠。」徐凝云：「三条九陌花时节，万马千车看牡丹。」又云：「何人不爱牡丹花，占断城中好物华。」然则元、白未尝无诗，唐人未尝不重此花也。

长歌之哀

嬉笑之怒，甚于裂眦，长歌之哀，过于恸哭。此语诚然。元微之在江陵，病中闻白乐天左降江州，作绝句云：「残灯无焰影憧憧，此夕闻君滴九江。垂死病中惊起坐，暗风吹雨入寒

窗。」乐天以为：「此句他人尚不可闻，况仆心哉！」微之集作「垂死病中仍怅望」，此三字既不佳，又不题为病中作，失其意矣。东坡守彭城，子由来访之，留百余日而去，作一小诗曰：「逍遥堂后千寻木，长送中宵风雨声。误喜对床寻旧约，不知漂泊在彭城。」秋来东阁凉如水，客去山公醉似泥。困卧北窗呼不醒，风吹松竹雨凄凄。」东坡以为读之殆不可为怀，乃和其诗以自解。至今观之，尚能使人凄然也。

韦苏州

《韦苏州集》中，有《逢杨开府》诗云：「少事武皇帝，无赖恃恩私。身作里中横，家藏亡命儿。朝持擣蒲局，暮窃东郊姬。司隶不敢捕，立在白玉墀。骊山风雪夜，长杨羽猎时。一字都不识，饮酒肆顽痴。武皇升仙去，憔悴被人欺，读书事已晚，把笔学题诗。两府始收迹，南宫谬见推。非才果不容，出守抚嫫媿。忽逢杨开府，论旧涕俱垂。」味此诗，盖应物自叙其少年事也，其不羁乃如此。李肇《国史补》云：「应物为性高洁，鲜食寡欲，所居焚香扫地而坐，其为诗驰骤建安已还，各得风韵。」盖记其折节后来也。《唐史》失其事，不为立传。高适亦少落魄，年五十始为诗，即工。皆天分超卓，不可以常理论云。应物为三卫，正天宝间，所为如是，而吏不敢捕，又以见时政矣。

古行宫诗

白乐天《长恨歌》、《上阳人》歌，元微之《连昌宫词》，道开元间宫禁事，最为深切矣。然微之有《行宫》一绝句云：「寥落古行宫，宫花寂寞红。白头宫女在，闲坐说玄宗。」语少意足，有无穷之味。

隔是

乐天诗云：「江州去日听箏夜，白发新生不愿闻。如今格是头成雪，弹到天明亦任君。」元微之诗云：「隔是身如梦，频来不为名，怜君近南住，时得到山行。」格与隔二字义同，「格是」犹言「已是」也。

张良无后

张良、陈平，皆汉祖谋臣，良之为人，非平可比也。平尝曰：「我多阴谋，道家之所禁。吾世即废矣，以吾多阴祸也。」平传国至曾孙而以罪绝，如其言。然良之爵但能至子，去其死财十年而绝，后世不复绍封，其祸更促于平，何哉？予盖尝考之，沛公攻〇关，秦将欲连和，良曰：「不如因其懈急击之。」公引兵大破秦军。项羽与汉王约中分天下，既解而东归矣。良有养虎自遗患之语，劝王回军追羽而灭之。此其事固不止于杀降也，其无后宜哉！

周亚夫

周亚夫距吳、楚，堅壁不出。軍中夜驚，內相攻击扰乱，至于帳下。亚夫堅卧不起。頃之，復定。吳奔壁東南隅，亚夫使备西北。已而果奔西北，不得入。漢史書之，以为亚夫能持重。按。亚夫軍細柳時，天子先驅至，不得入。文帝稱其不可得而犯。今乃有軍中夜驚相攻之事，安在其能持重乎？

漢輕族人

爰盎陷晁錯，但云：『方今計，独有斬錯耳。』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，遂至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。主父偃陷齐王于死，武帝欲勿誅，公孙丞相争之，遂族偃。郭解客杀人，吏奏解无罪，公孙大夫议，遂族解。且偃、解两人本不死，因议者之言，杀之足矣，何遽至族乎？漢之轻于用刑如此！

漏泄禁中语

京房与汉元帝论幽、厉事，至于十问十答。西汉所载君臣之语，未有如是之详尽委曲者。盖汉法漏泄省中语为大罪，如夏侯胜出道上语，宣帝责之，故退不敢言，人亦莫能知者。房初见帝时，出为御史大夫郑君言之，又为张博道其语，博密记之，后竟以此下狱弃市。今史所载，岂非狱辞乎？王章与成帝论王凤之罪，亦以王音侧听闻之耳。

田叔

贯高谋弑汉祖，事发觉，汉诏赵王，有敢随王罪三族，唯田

叔、孟舒等自髡钳随王；赵王既出，上以叔等为郡守。文帝初立，召叔问曰：『公知天下长者乎？』曰：『故云中守孟舒，长者也。』是时，舒坐虏大人云中免。上曰：『虏人云中，孟舒不能坚守，士卒死者数百人，长者固杀人乎？』叔叩头曰：『夫贯高等谋反，天子下明诏，赵有敢随张王者罪三族。然孟舒自髡钳，随张王，以身死之，岂自知为云中守哉！是乃所以为长者。』上曰：『贤哉孟舒！』复召以为云中守。按，田叔、孟舒同随张王，今叔指言舒事，几于自荐矣。叔不自以为嫌，但欲直孟舒之事，文帝不以为过，一言开悟，为之复用舒，君臣之诚意相与如此。

孟舒 魏尚

云中守孟舒，坐虏大人云中免。田叔对文帝曰：『匈奴来为边寇，孟舒知士卒罢敝，不忍出言，士争临城死敌，如子为父，以故死者数百人。孟舒岂殴之哉！』上曰：『贤哉孟舒！』复召以为云中守。又冯唐对文帝曰：『魏尚为云中守，虏尝一人，尚率车骑击之。士卒终日力战。上攻莫府，坐首虏差六级，下吏削爵。臣以为陛下罚太重。』上赦魏尚，复以为云中守。案，孟舒、魏尚，皆以文帝时为云中守。皆坐匈奴人寇获罪，皆得士死力，皆用他人言复故官，事切相类，疑其只一事云。